



蘇聯·波列伏依著 張揚帥鵬譯

我們是蘇維埃人

人民日報

蘇聯文藝叢書

我們是蘇維埃人

波列伏依著

張揚師鵬譯



1950

我們是蘇維埃人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四元整

著者 彼列伏依

譯者 張揚帥 鵬

發行人 陸劍秋

發行所 工人出版社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上海 漢口 廣州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版（京）

京總2264—248

(92P. 92001—4500)

目次

取自現實生活

1 塞爾該耶夫斯基 三

我們是蘇維埃人

十三

潘·裘新和潘·特列耶夫

四

工兵尼古拉·哈里唐諾夫

七



取自現實生活

1. 塞爾該耶夫斯基

兩年前發表的小說『真正的人』，使它的作者包里斯·波列伏依在國內外贏得了盛名。這篇小說描寫的是一個蘇聯飛行員馬列西耶夫的真實的、令人信服的故事。

蘇聯文學中有很多這樣的作品，其中的主角是取材於現實生活。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活中，富有動人的事蹟，勇敢的行動；在蘇維埃人民中有很多人，他們的才幹、高貴的品格、廣泛的興趣，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作家們取得題材和靈感的源泉。

包里斯·波列伏依最近發表了一個新的小說集，題名是『我們是蘇維埃人』。在這本書的序文裏寫道：『這本書裏，沒有任何東西是幻想出來的。我用不着構造情節，或者是想出什麼人物。在偉大的愛國戰爭五年期間，我都是在前線作『真理報』的通訊員，我遇見了成百個作過各種工作的蘇維埃人，他們表現出英勇果敢，意志力和大無畏的精神。布爾什維克的理想鼓舞着他們的行動，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遼闊無邊的愛，激

勵着他們作出了無與倫比的業績，在最艱苦的考驗中支持他們給他們力量。當我遇見這些人，或者遇見那些深知他們和他們一道作過戰的人，我總是忠實地記下他們的事

蹟，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們告訴蘇維埃人民……這些都不是幻想中的英雄……這本書裏所講的人名地名都是真的。書裏描寫的每一個人物不是還活着，就是曾經活過的人。」

所以，這本『我們是蘇維埃人』不是一本虛擬的『小說』。作者告訴我們的人物和事件，是他親眼看見或者親耳聽到的，與事實沒有一點偏差；然而，他的故事並不是一個漠然的旁觀者所作的與己無關的記事，而是一個愛他的戰友們、崇敬他們的高尚精神，把他們的行為引為驕傲的戰鬥伙伴所作的熱情記述。這些故事單純而真實，交溶着作者對自己描繪的人物所懷有的愛，它們給人一種强有力的印象。包里斯·波列伏依對他的英雄們所懷有的這種愛，是由於了解他們為之奮鬥的崇高事業而燃起來的。

作者用不着告訴讀者說這本書裏描寫的事情是準確的。準確與真實的規律，並不是永遠必須同一的。波列伏依的小說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們一方面忠實於生活，同時又是描寫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即使不告訴讀者說這些人物是確實的，不是憑空捏造的，讀者也不會不感覺這一點的——因為作者這樣忠實地刻劃了主要的面貌，表現了蘇

聯人民在愛國戰爭中行為的特點。

在這些小說裏面，多式多樣而又色彩豐富的一羣人物經過我們的眼前。我們看到了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各個民族和各種社會職業的代表們，積極保衛自己祖國的男女們，以及那些從沒拿起一桿槍然而却為戰勝敵人獻出了自己一份力量的人們。波列伏依的小說中出現的人物的這種多樣性，並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蘇聯人民反對那些打斷了自己的和平建設工作的侵略者所進行的鬥爭的全國性。

因為戰爭而使作者得以接觸到的這些人，他們的外表不同，性格、癖性和習慣不同，然而我們看到：這些都明顯地襯托出來了他們在精神上的共同特點，正是這種特點，把他們團結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大家庭。這些特點就是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準備為祖國作任何犧牲的決心，不屈不撓的意志和高度的布爾什維克自覺——所有這一切，構成了蘇聯人民精神上和政治上團結的基礎，使他們贏得勝利。

我們看見了集體農莊的看守人馬特維·庫茲明。他引導一隊德國的滑雪部隊走過他一個人知道的小路穿過森林，走到蘇軍後方，把他們領到一個正在蘇軍炮火控制之下的一預先佈置的埋伏地點去。『孩子們，不要顧惜馬特維，給他們痛快地吃一頓吧，不要讓

一個毒蟲跑掉！』他站在四散逃竄的德國人之間，看到俄羅斯機槍手因為怕把他打着了而放鬆了火力，於是他就這樣大喊。

一個蘇軍坦克隊和大隊失去了聯系，成了游擊隊，爲了保險，他們把戰旗託烏克蘭集體農莊別洛格魯德一家保存。不知怎麼，德國人知道了這件事，要他們把旗幟交給他們。父親被拷打死了，孩子們被關在法西斯的監獄裏了。祇剩下母親吳良娜。別洛格魯德和女兒馬利加。有一天，敵人把『他丈夫親手蓋成的那座可以住多少代的寬敞結實的房子』也燒掉了。但是，他還是護衛着交給她的那面軍旗。那天晚上，蘇聯軍隊進到村裏來了。『直到那時，吳良娜。別洛格魯德才恢復知覺，從地上爬起來——突然注意到了繞在自己身上的軍旗。於是她全身充滿了歡悅，喉嚨裏像有個什麼東西塞住了不能呼吸。她站起來，解開她的麻織襯衣，取出那面繡有金邊和絲邊的鮮紅的旗幟。母親和女兒用手把它打開，舉起它，離開還在冒烟的小屋，穿過燃燒着的村子，走到河邊。在河對岸，蘇聯軍隊的先頭部隊穿着親愛的熟悉的制服，正在下坡走向河邊……』

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卡薩克的民俗學者馬立克·加布杜林中斷了他從事了兩年多的
一部專論的寫作，投筆從戎。像命中注定的一樣，他那支部隊在第一次作戰之後就發覺

自己給敵人包圍了。然而，他並沒有灰心喪氣，而是以最大的努力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勝利地打破了敵人多次阻擊之後，終於領着他的部隊與主力會合，沒有遭受損失，而且戰志高昂。他的戰士們還在雪橇上一道帶回了十二挺重機槍和二十挺輕機槍。『除了他們自己的步槍以外，很多人還裝備着繳獲到的自動步槍。十六個傷員都運回來了，還抓到了二十七個俘虜解交給司令部。』這是在其他許多英勇行動事蹟之後得到的。馬立克·加布杜林馬上就聞名於整個前線，他的功績成了詩歌與傳奇故事的主題。這篇小說的題目叫做『一篇史詩的誕生』。

本刊這一期上發表了一篇小說『我們是蘇維埃人』，其中的女主角、一位年青的蘇聯姑娘，她該有多大的勇氣與責任感呵！

作者沒有告訴我們這個女孩子——一位卓越的科學家的女兒——的名字。她是大學畢業生，專攻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方文學。儘管她父母親再三要求，她還是在敵人逼境的時候拒絕離開故鄉，留下來在布爾什維克的地下組織中工作。她擔負了最困難、責任最重的任務：由於精通德文，她得去博得敵人的信任，去發現德國司令部的秘密……。

我們不知道這個女孩子後來的命運。當她順利地從敵佔區回來報告工作之後準備去

執行另一個危險任務的時候，作者和她告別了。『遠回到那邊去嗎？在經過了這樣的艱難困苦之後？』作者驚訝地問她。她答覆他說：『我們是蘇維埃人。』這是一個蘇聯飛行員說的話，他因傷落到了德國人的手裏，並且當着她的面受過嚴刑審問。

大家都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對蘇維埃人民精神上的品質和潛力的嚴酷考驗。他們受住了這種考驗，證明他們具有清明的頭腦，無畏的性格和耐力。在那些艱苦考驗的日子裏，勞動人民——自己國土的主人——的精神力量顯現出來，蔚為大觀。

英雄氣概成為蘇維埃人民的生活中每天出現的事情，成為他們性格上的有機特點，青年和老人都一樣，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卡薩克人，工人、集體農民和智識份子，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員，全都一樣。

加里寧州涅利多渥區布瓊尼集體農莊的農民收留安置了從希特勒匪幫之下逃出的第一位老猶太女人莎拉·方斯坦，當風暴過去了，侵略者被趕出了那個地方以後，她到區執行委員會主席那裏去，要求對那些幫助過她的人給些報酬，主席回答她的問題說：『他們沒有得到獎狀嗎？當然，他們得到了，大鑪。可是你得記住，正因為他們是蘇維埃人，所以我們不能每一個人都獎勵呀。』

波列伏依的小說集裏特別有一些是談到蘇聯人在組織受奴役的歐洲人民反抗希特勒的鬥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像這樣，潘·安德烈·裘新和潘·菲奧多爾·特列耶夫（在現實生活裏安德烈·潘裘新是一個蘇聯轟炸機駕駛員，菲奧多爾·潘特列耶夫是格羅茲尼的油礦工人）博得了光榮，因為他們在波蘭喀爾巴阡的一座城市中德國集中營裏組織了一次起義，解放了所有的囚徒，然後上了山。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在那裏領導着一支國際游擊隊，當蘇聯軍隊解放了那裏的時候，他們參加了蘇軍的隊伍。

起着同樣作用的是波列伏依另一篇小說中的主角們的業績。他們就是加里寧紡織工廠的副領班康斯坦丁·郭里爾金，頓巴斯礦工瓦西里·柯魯托，里亞占動力站的電氣技師謝米昂·阿加弗諾夫和莫斯科的一個教員符拉基米爾·特卡欽科。這四個人當時裝在運送戰俘到巴爾幹去的一列火車上。他們逃脫了，商量好取道『穿過巴爾幹，中歐、波蘭和烏克蘭，一直到會見蘇聯軍隊』。可是，他們目睹侵略者對當地居民的迫害，就不能够作一個無動於中的旁觀者。這些流亡者在阿爾巴尼亞組織了一支軍隊起義，在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游擊隊作戰，經過斯洛伐克的時候就在那裏掀起了農民反抗侵略者的鬥爭。四個英雄中，有兩人戰死了，其餘的兩人繼續在斯洛伐克的山陵峽谷中繼續

戰鬥，等待蘇軍到達。

這些小說生動地刻劃了蘇維埃人民崇高的精神品質和政治覺悟，他們作出了榜樣，以他們的精力與堅定不移的目標鼓舞起了納粹奴役下的城鄉居民。在『潘·裴新和潘·特列耶夫』這個故事發生的地點一個波蘭小城裏，居民都痛恨侵略者，可是他們被嚇得屈服了！他們的意志被納粹、被鞭打機、被帶着人肉臭味的伯克瑙的爐烟摧毀了。幸虧命運給這個小城帶來了那兩個蘇聯公民，告訴他們勇者的銘言：『寧可戰死不作牛馬。』要不然的話，他們的仇恨也許會一直是消極的。也許康斯坦丁·郭里爾金和他那幾位同志們會客死異鄉的，假如不是他們感覺到他們是全世界進步人類所矚望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的話。

這篇小說中的主角之一懷着極大的信心談到蘇維埃人卓越的特點，他的高尚的願望、謙虛和博愛的精神說：『看看這次戰爭吧，看它怎樣動搖了一切東西呵——國家、民族和政黨。有些地方，每件事情都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說不上什麼究竟是什麼。但是，我們可不是那樣。不管我們遭到了多大的打擊和破壞，我們證明了我們是經得住的。我們硬是屹然不動！我們是堅牢的金屬，優良的合金，鏽不了，我們經受過這樣的鍛

鍊，已經是打不碎，擊不破、扭不彎、摧毀不了的了！」這幾句話可以作為波列伏依這本小說集的題詞。

波列伏依這個小說集的最後一篇，故事發生在和平時期了。在參加拉脫維亞一次生產上的盛典的時候，作者在到會的人們當中認出了以前在戰場上的一個老朋友——尼古拉·哈里唐諾夫，他曾經作過工兵，在加里寧前線創造過多少奇蹟，現在則是陶格瓦河岸巨大建築工程中最好的工作隊長之一。重新恢復的動力站中第三個，也是新裝設的最後一個透平，正要開工發電。在這種時刻，每個人都懷着特別緊張的心情感覺到戰後新生活的開始。蘇維埃人——建築者與創造者，都獻身於和平時期的建設工作。專心致志地聽着新開動的透平的轟響，尼古拉，哈里唐諾夫好像補償了『從事痛苦的破壞工作的五年』，當他參加炸毀德聶泊水閘時經歷過的可怕的瞬間，他躺在一個地雷旁邊的坦克跟前的那些艱苦的時刻，炸毀住宅的工作……該有多少工作等待着這個銳敏的、永遠不知疲倦的頭腦、這雙不停息地渴望真正工作的肌肉豐滿技術熟練的手去作呵……』

尼古拉，哈里唐諾夫的命運和波列伏依的小說裏的其他英雄們的命運相似，他們都回到被戰爭打斷了的建設勞動中來了，他們都換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從事着各種不同的

活動，但是他們和在戰時一樣還有一點仍然相同——是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與他們發生着有機聯繫的蘇聯公民。他們感到有緊密的紐帶把他們和全體人民、整個國家聯系在一起。他們懂得每件成就的快樂。他們對祖國的愛，幫助着他們克服工作中的一切困難，正像在戰時會幫助他們完成英勇的業績一樣。

包里斯·波列伏依在戰場行進中遇到的就是這樣的一些人，他把他們刻畫出來了，刻畫得那樣令人信服，那樣忠於生活。

我們是蘇維埃人

她看來大約有十九歲，身材苗條，行動矯捷。她的橄欖形的臉孔還沒有完全失去小孩子似的豐滿的輪廓。大而清亮的眼睛，蓋着長睫毛。她快活而好奇地望着你，就像在請問你：同志，一切東西真的都是這樣奇妙嗎，或者這只是我的幻想呢？

只有她那過於修飾，梳得高高的濃密的棕色的頭髮，才稍稍損害了她美好的相貌？就像一隻完美無瑕的曲子裏夾雜着一些噪音一樣。

她穿着花夏裝，曬黑了的長長的頸上，圍着金項鍊，高傲地托着她那年青而又嫵媚的頭。

她一定知道，她自己在這些穿着褪了色的藍外衣的人們中間，是很不相稱的，因此她把別人的一件大衣披在肩上。雖然八月的黃昏悶熱而且沒有一點風，她仍然披着這件大衣，坐在粉白了的烏克蘭小屋的外面。

她貪婪地注視着這個普通村莊的生活。這村莊是總部的所在地。一個司機穿着骯髒

的，沾滿油漬的外衣，在櫻桃園的樹蔭下檢查一輛顛覆了的吉普車的引擎；一個軍郵郵差，他的帽子蓋着了一隻耳朵，肩上掛着裝得滿滿的郵包，在她面前走過，他那莊嚴的任務重大的神氣，是那種正在遞送一大堆新到郵件的軍郵人員所特有的；軍事情報長官，一個身體壯健的上校，皮帶緊緊地紮在身上，服裝整齊，擦亮的皮鞋吱吱地響着，他背着手在花園欄柵那一邊走來走去，全神貫注地在思索着；一羣警衛人員在房子後面多塵土的草地上散步，輪流唸着他們剛收到的家信。對於這一切，這個女孩子也以同樣深摯的熱情注視着。

『我對每一件事情都看了又看，就像我多久沒有看過似的，但是我還是看不够。你永远也不能了解這種心情，只有和自己的親友，和自己所熟悉、所寶貴、所鍾愛的一切隔離了很久，被迫生活在一個和這些完全不同的罪惡世界上，只有那種人，才理解得了這種心情哩！』她用低而清晰的聲音說。

這時候，剛才還閃耀在她臉上的孩子似的神情就像被一陣風颳走了一樣，我猜想她的肩一定在粗布大衣下厭惡地、輕輕地聳了一下。

誰也不會相信就是這個外表這樣纖弱、年輕，心情這樣輕鬆的女孩子，却擔負着軍